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〇二回 截路賊惹火燒身 富室女開門揖盜

話說楊魁同菊猛及陸殿邦等七個營官，在三聖祠火燒劉香妙，將各事辦畢，直到午牌向後才回大營。張欽差接著，歡喜不過。單單逃走了匪首狄小霞，算是美中不足。當下又記了各人的功，吩咐營中辦慶功的酒筵：弁兵以下每名賞酒一斤，豬羊肉各半斤。這時宋營裡委實是鞭敲金橙，人唱凱歌。濟公格外是酒落歡腸，千杯莫醉。張欽差同楊魁向濟公問道：「起先劉香妙這個逆賊，每每絕處逢生，聖僧都說他命不該死，如今也就死了。但那狄小霞此番逃走，究竟死活如何，聖僧能推算究竟嗎？」濟公大笑道：「你們這些人慣會鬧笑話，俺和尚那裡是仙家嗎？怎能算定人家死活！俺和尚卻做了一首詩，你們聽俺道來：小僧學術本非精，霞未餐兮道未明。

二氣真機原有數，八門妖陣已無兵。
死生說去人難定，信息飛來鬼亦驚。
就裡倘教能識得，至神至聖不虛名。」

濟公吟了幾遍，沒一個想得出其中的機會，只得也就罷了。但他這首詩裡，卻按的「小霞二八死信就至」八個大字。人眾既參詳不出，濟公便哈哈笑道：「俺這首歪詩，不過隨口說得來下酒的。可笑你們嘔心捏嗓，向裡面想不是白費心力嗎？」就此大眾歡呼暢飲的，一直吃到太陽西下才散。張欽差同楊魁計議，便將梁啟文取了口供，隨即押到營前梟首。又將金長髮同那工兵提出，勸說了他一番，每人給了五兩銀子，著他們小本營生去混飯吃，不可再入匪黨。二人叩頭出營而去。

到了第二日，張欽差、楊魁帶了五百兵、七個營官，由後山黃泥岡石門進裡，照會大眾走的方法，繞進裡面。但見彌勒峰裡一順的五個殿門，只剩得石頭塑的不曾損壞，其磚瓦木料的都燒成一堆一堆的瓦礫堆。還有那些燒未盡的梁柱，一陣風來，那火星還是冒冒的。更有那些衣服箱櫃之類，被牆屋拍了，悶在裡面燒，那地下一堆一堆的裡面，也還冒著白煙。張欽差看了一陣，不覺暗暗的歎了一口氣。又出了彌勒峰，到了小西天。看了一看，見一座營盤也燒得乾乾淨淨，只剩得一個土圍。到了小南海南岸，又把水上機括著小兵把機箱起出來，一千二百副鏈條夾板統統起盡。走到西灘盡頭，忽見幾口號巡船圍住三號雕花的官艇，裡面也一人沒得。但這小西天本無什麼兵丁，加之前次渡海傷去四千多人，所剩的不過親隊同法兵及雜役人等。燒營的這一夜殺的殺、降的降，還有些摸著後路的已老早逃走。所以到了此時，查看這小西天裡面，除掉死屍，並無一個活人。張欽差同楊魁看了一陣，便在小兵裡面挑了幾個會弄船的，放過三號大船，率領營官兵卒，由水路回營。當下傳了玉山趙知縣、鄭游府，吩咐多帶兵役，到小西天將屍骸掩埋；彌勒峰裡面，將地道填塞，洞口封禁；所有水面機括及一切器具，查明寄庫。二人領命去訖。各事辦完，自然來營稟覆，這也不須多表。

且說狄小霞逃走之後，一直逃到江口，心下預備過江，逃往山東青州島去，同出水蚊王天化去合伙。到得江口，上了渡船，一直到了江北。渡船人便伸手向他收錢。那知狄小霞把手伸到懷裡，卻然拿不出來，原來他身邊卻是分文不得。只得微微笑了一笑，向弄船的說道：「船老闆，對你不起。身邊卻缺著零錢，明日由江邊回頭，一同開發你罷。」說著便眇眉灼眼，為了那口個八個擺渡錢，也奉承了多少怪像。究竟沒得骨格的人，總是這樣。那船家偏偏又是碰的一個麻木小伙子，見他這樣妖嬈的形像，只覺得魂不附體。也叫這人該應壽數派終，心中想道：這個女子委實體面不過，他既坐了我的白大船，我就拿他開開白大心。這一個衝訖戳子，也很對得過。主意想定，便趁他上岸的時候，虛情假意道：「大小姐，你好好的走。我來攙你一把罷！」說著一手便來拖住了狄小霞的手，又用了一個指頭，在狄小霞掌心裡勾了一勾。列位想想看，這一個女子，可是受人問病的人色嗎？加之這一個撐渡船的，本來是一個大麻瘋醫好了的，頭髮眉毛剩不到一半，嘴裡歪的，鼻子是大的，一雙大紅鑲邊的眼睛，止不住眼淚汪汪的。初時狄小霞被他勾了一勾，也預備由他去了。那知掉頭把他這副尊容看一看，不覺氣沖牛斗。接著他的指頭勾來，就勢用兩個指頭將那人作怪的那個指頭捏住。還裝做以頑帶笑的，先向面前一扯，後向外面一送，可憐這一個大麻瘋立腳不住，只聽「冬」的一聲，到了水底下。在那江心裡冒了兩冒，當下便一命嗚呼。

狄小霞頭也不掉，一溜煙的賞了個飛跑大吉。但此時覺得那腹中饑餓不過，外面已經是太陽要落。心中想道：我一個女子，勿論再怎樣英雄，總不能分文不帶，走幾千里路。我想劉香妙說的那個主意倒還不舛。想罷舉步，便慢慢的帶打住花帶向前走。走了有二里多路，天光已漸漸黑暗下來。卻因認不得路，趕趕一程，還是鄉戶人家。委實腹中又餓，身上又冷，可算饑寒交迫。語云：「飽暖思淫欲，饑寒變盜心。」狄小霞此時只想尋一個大戶人家，仗著自己的本領，就想進裡動手。偏偏江口一帶都是些窮村落，連瓦屋都看不見一處。就此走兒走的，已到了起更時候。就著星光看去，見前面一片的漆黑，還隱隱有些燈光，約著離這地不過二里多些。一直的那心中想道：這前面一定是個大鎮市，總可以揀著個大戶人家，向他取點盤程了。

就在這個檔子，忽然旁邊那聲灘裡響了一響，「撲」的一個大漢躡到面前，將一把亮霍霍的刀向狄小霞迎面地下一扞，喝道：「甚人走此經過？丟下買路錢來！」這時狄小霞卻然手無寸鐵，心下正然躊躇：到人家去沒有一樣刀器，真個有些不便。看官，前面書中不是說的，狄小霞不肯放下兵器，因何此處又說他手無寸鐵？那不是我做書的前言不應後語嗎？列位有所不知，狄小霞用的那一張柳葉刀，本是馬上所用的兵器，那柄於是長不過的，此時一人逃難，何能手上帶一把長柄的刀？所以離了三聖祠，見後面並無一兵一卒追來，因此把一張刀向鄉下溝頭裡一擲，一心一意空手去逃難，免得路上被人察出破綻。所以此時想著要到人家劫掠，又躊躇手無兵器。不料這時來了一個失時倒運的劫路賊，他以為來人是個女子，把一張刀向他迎面一扞，多分嚇得這女子要死沒得活，還有個不任憑搜剝的嗎！那知狄小霞一見他這張刀，暗暗叫了一聲「好」，卻然不長不短，衣身邊卻好收藏。就勢縱身上前，一把將那張刀拔起，罵道：「狗盜休得放肆！你曉得今天碰到了強盜的主帥嗎？」說著便一刀直向那短路賊砍去。但那賊卻也奇怪，他身邊的兵器倒是很多的，這時見狄小霞一刀砍來，又忙將一根哨棒接住斷殺。走不到三合，狄小霞暗道：可笑這個毛賊，他居然也來同我會起手腳來了。不如早些請他歇手，免得惹厭。想罷便認定他的右手，一刀劈下去，只聽「呀」的一聲，那賊捧住一隻斷膀，向地下一坐，爺天娘地的哭個不住。狄小霞暗道：難得他跑得來想我的買路錢，我來且搜搜他腰裡，向他借一個一宿二餐過路的盤程也好。想罷，提起一腳，將那賊踏翻，刀向嘴裡一銜，一手消開短衣，按住那賊的身，一手便搜他的兜包。搜來搜去，卻有二兩多散碎銀子，一卷當票。狄小霞拿了銀子，轉身就走。心中想道：俗語上說過的「強盜遇劫賊」，委實這句話是一些不舛了。

就此直往前走，果然到了一個極熱鬧的鎮市。先走進一家飯館裡，預備吃他一飽。恰巧這飯館裡面帶開客棧，狄小霞就在此過了一宿。這一夜那裡還睡得黨，一者投奔那出水紋，還不知那樣蹊景；二者這劉香妙究竟也做了兩年夫妻，此時不知死活；三者狄小霞自從到了小西天之後，這幾年之間可算珠衣玉食，是過慣了，此時這樣逃難，真個吃苦不過。因這三層，不由的對著那客館的孤燈，落了幾點眼淚。次日一早便起了身，開發過房錢，向那棧主問明了路引，想從平望過廣陵奔清江浦，由旱道直奔山東。又在路走了幾天，這日已是臘月二〇七了。到了一黑時候，卻到得平望地方，離城約有一里多路。身邊二兩多銀子，已用了罄盡。心中想道：這樣受罪日子，我卻過不來。今晚必定要揀個大戶人家，捲他一飽，再往前走。

就在這打算的時候，只見對面好一座宅院：後面一帶圍牆，上面多架著花牆，牆裡全是竹子，經那風刮得怪響。狄小霞沿著牆走，一直繞到前面，卻是一對黑漆大門，對門一個磨磚的大照壁。心中暗道：這樣一個大戶人家，住在這落荒的地方，倒很湊我的趣。我大約這筆盤程，向這人家是叨光著定了。就此便在門前門後的轉，這時又走到大門前面，只聽裡面「嗦落落」的開門，像有人出來的蹊景。狄小霞故意便慢走一步，只見裡面走出一個二〇多歲的少年女子，倚在門口；旁邊有〇多歲的一個丫頭，兩人嘴裡

低低的不知說的是什麼。狄小霞好奇奇異，便由旁邊繞到後身，又兜了一個圈子走回，見那兩個女子仍然還站在門口，那樣蹊蹺，就同等候什麼人一般。狄小霞看了一看，又繞到後面，忽然計上心頭。暗道：我何不弄他一個軟進硬出，反黨便當。主意想定，隨即又繞到大門前面，走近那二□多歲女子面前，說道：「大嫂，請了。」那女子故作吃了一嚇的形像，忙問道：「年殘歲底，這樣黑夜，尊嫂是從那處來的？前面靠城這半里地段，短路打悶棍的是多得很，尊嫂要防備一點才好。實不相瞞，我家丈夫今日上城有事，到這時不曾回來，我們就有些不放心了。況且你嫂嫂這樣鞋尖足小，嬌模嬌樣，假若遇著匪類，不但銀錢要緊，那可性命交關嗎？」狄小霞一聽，故意便裝作哭腔說道：「嫂嫂，那便怎樣是好呢？」說著便裝作要哭樣子。那旁邊的丫頭插嘴道：「奶奶，既這位嫂嫂這樣懼怕，你奶奶就方便一點嗎。委實這前面像這樣有頭有面的標緻大娘，是萬萬不能讓他一個人走的。」那女子定一定神道：「既這樣說，嫂嫂你若不嫌蝸居，就在我們家裡過一宿，明天再走罷。」狄小霞一聽，真覺得湊趣不過，嘴裡還裝做說了無數的謙恭話，腳下早跟了那一主一僕走到門裡。

進了二門，只見中廳上掛了一個晶球，那滿屋間照得如同白晝。狄小霞一看，心中暗暗歡喜：這人果然是大富翁人家，就這樣寶貝，也不知道要值得若干。當下那女子走進屋裡，一面將狄小霞讓在客位坐下，一面便喊道：「白兒快些看茶。」那女婢答應了一聲，真是大家的排調。隨即托了一隻紅盤，裡面一對羊脂玉杯，每人面前送了一碗茶。那女子開口道：「嫂嫂，隨意吃一口便茶罷。但嫂嫂究竟尊姓，府上住在那處？這時趕黑進城，不知有什麼要緊的事件？」狄小霞見問，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嫂嫂有所不知，在下姓秋，丈夫叫秋香妙，家住在玉山城外。只因丈夫在山東青州一病而亡，前天才接著死信，所以連夜的趕到山東，要去領棺樞回南。」那女子聽說，便接口說道：「原來嫂嫂是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的人氏，請問你們貴處不是小西天造反的嗎？據說這個女反叛狄小霞，本領是大得很。他擺了一個金光陣，利害非常。就是這人生性好淫，明分嫁了一個妖道姓劉的，其實他的丈夫是數不盡。連他的同胞的哥哥，都同他有奸。昨日聽見我們丈夫說，據聞那金光陣已經被濟公聖僧破掉了，就是上前日夜間破的。破陣的時候，聽說這個淫婦在寨中，同八門的將官正在一起取樂。及至寨中火起，這淫婦連褲子都不曾著得好，兩手掩住下身逃走掉了。你嫂嫂住在玉山，諒情總有的確信息，請問這句話可確不確呢？」

狄小霞此時被那女子說得臉上是紅一陣白一陣的，真個氣得要死。暗罵道：「你這個娼婦！要算是指著和尚罵禿驢，我狄小霞出世以來還不曾被人這樣當面羞辱呢。也罷，你也不必淫婦長淫婦短，罵不絕口，我總叫你認識我淫婦是了。」想著便在腰間暗暗將得著短路賊的一張刀順在手中，就想上前將兩女子殺死。搜他一些家財就走。那知才站起身來，剛要進前動手，忽聽外面「通通通通」的敲門。狄小霞聽得清楚，覺到不甚妥當，連忙縮手回頭，仍然歸了自家的座位坐下。畢竟這敲門的究竟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